

# 倫理、民主、科學的連鎖

馬起華

## 一、前言

蔣總統對於三民主義的內涵和本質，曾有如下的提示：三民主義是以

倫理、民主、科學為內涵的。我們為了充實生命的意義，進而至於國族的繁榮發展，所以要以倫理來實踐民族主義；為了「要這個國家真正以民為

主」，進而至於每一個人都能夠貢獻其能力，「以行政權在民之實」，所以必須以民主來實踐民權主義；為了要解決民生問題，進而至於「以裕民生」、「以充國力」，所以必須以科學的精神和方法，來實踐「科學的民主主義」（「建立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」）。

又曰……然究其實際，無論為「民有、民治、民享」，無論其「為情」、「為理」、「為法」，如要其實踐有效，還是要由這「倫理」、「民主」、與「科學」的精神和法則，來作為基準（「三民主義的本質」）。他並且說：「三民主義的本質—倫理、民主、科學——那都只是一個大要，至於其實體的理論，還得要大家再加研究，闡述發揚」（同上）。

爰本斯旨，就倫理、民主與科學的關係，略事理論的闡發，以就止於方案。

## 二、倫理、民主、科學的連環性

一套由若干部分組成的理論系統，如果各部分間有某種關聯，而作為該理論系統的本質，如果亦包含相對應的若干部分，則該各部分間，亦當有和該理論系統各部分相對應的關聯。準此，由於三民主義的本質是倫理、民主和科學，要瞭解後三者的關聯，必須瞭解民族主義、民權主義和

民生主義的關連。關此，胡漢民先生會提出「三民主義的連環性」一個觀念，以解說此三大主義的關係。他引述孫中山先生的話以說明三者的連環關係：

「要解決民族問題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。要解決民權問題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。」

「三民主義的意思，就是民有、民治、民享。這個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意思，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，政治是人民所共管，利益是人民所共享。」

「不能有，焉能治？不能治，焉能享？」

胡先生認為實行連環的三民主義，其要義就在：實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；實行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；實行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（以上均見他的「三民主義的連環性」一文）。

三民主義所具的三面一體和三面相通的連環性，經過胡先生的詳細解說，遂成為不刊之定論。

從三民主義的連環性，可以推知倫理、民主和科學三者，亦有其連環性。那就是說，三者也是三面一體和三面相通的，其關聯是民主和科學的倫理，倫理和科學的民主，倫理和民主的科學。

不過，一種理論的成立，必須有充足的理由，所以有進一步說明的必要。以下分別就倫理與民主，倫理與科學及民主與科學，說明倫理、民主、科學共通的原理，並歸本於誠。

## 三、倫理與民主

一套由若干部分組成的理論系統，如果各部分間有某種關聯，而作為該理論系統的本質，如果亦包含相對應的若干部分，則該各部分間，亦當有和該理論系統各部分相對應的關聯。準此，由於三民主義的本質是倫理、民主和科學，要瞭解後三者的關聯，必須瞭解民族主義、民權主義和

「倫理照中國文字的本義說，倫就是類，理就是紋理。引伸為一切有條貫、有脈絡可行的條理，是說明人對人的關係。這中間包括分子對群體的關係，分子與分子間相互的關係，亦即是個人對於家庭、鄰里、社會、國家和世界人類應該怎麼樣，闡明他各種關係上正當的態度，訴之於人的理性而定出行爲的標準」（「三民主義的本質」）。

這和倫理學的看法，是相通的。在倫理學上，倫理是人際互動關係、社會角色關係及群體生活關係的道德法則、行爲規範和生活方式。合於倫理標準的行爲，為道德行爲。倫理和道德是不可分的，道德問題就是倫理問題。研究道德，即所以研究倫理。

民主或民主政治，有狹廣二義：狹義的，它是一種政治制度，亦即民主的政治制度，此為西方傳統意義的政治民主。廣義的，它除了是一種政治制度外，還是一種生活方式，亦即社會的民主，此為近代和現代的民主觀念。無論是狹義的或廣義的民主，都涉及人際、群際及角色的互動關係，因而須有一定的規範，須合於某種道德法則，這便是民主道德。此為民主與倫理的關聯。

民主道德，是民主政治的一項精神基礎。其中重要的德目，如負責任，重容忍，尚妥協，和守法紀等，早為一般民主國家人民共守的規範，亦為研習民主政治者所熟知，也是對於民主政治作價值判斷的一個尺度。其他如言誠信，行忠恕，則為輔助實現上述各種德目所必需。

道德的原理和實踐，往往是相對的。此即道德的相對性。那就是道德上的是非、善惡、對錯，往往因社會、時代、團體及（或）行爲人的觀點而不同。一個社會認為良善的行爲，其他社會可能認為是不道德的。一個時代所遵行的道德，過了相當時間，便可能因時移世異而捨棄了。一個團體的道德，不一定能適用於其他團體。行爲人甲對於某種行爲的評價，可不能為人乙所接受。

明乎此，則不能以古代專制君主的或近代極權獨裁的理論與觀點，以評斷民主政治的得失。例如民主政治以政權控制治權，由人民控制決定政策的人，一人一票、一票一價的政治平等，政治行為以法為準據等，為其他政制之所無，亦為非民主時代的人所難以想像者。但在民主國家或民主

社會中，由於個別差異、立場、利害、觀點的不同，因而對於同一政治事情，可能或往往有不同的認知、理解、見地、意見或主張。有時發言盈庭、異議雜陳，但又不能不有所決定。方式是，除了上提的妥協外，便是取決於多數，此即為多數原則（majority principle）。實行此一原則的情形，無論是議會多數或選民多數，大都不是全體的意見，但應該是比較合理的決定。因為多數決定，并不能保證無錯誤，有時且流於「多數專暴」（majority tyranny）。防止多數專暴的方式，有道義上的和法制上的。前者是多數對於少數的諒解、同情與尊重；後者是由憲法或法律規定的「不侵犯原則」（no trespassing principle）<sup>①</sup>。所謂不侵犯原則，是多數不能侵犯少數不可讓授的基本權利，例如生存權、人身權、自由投票權、發言權、異議權，以及其他各種自由。此外，不得以多數決方式，更改共和國體為君主國體，及更改民主政體為獨裁政體。這是限制多數的一種樊籬，通常由憲法或法律，予以明文規定。

此外，民族主義的本質是倫理，而民族的倫理，在求民族的生存、獨立、自由和暢遂其生。但如一國之內，有若干民族，而其中有數和少數之分，則多數民族應該尊重少數民族的生存、地位、活動及代表權，不能以多數決而加以壓制、歧視或迫害。

由此可見，倫理和民主，是相互連鎖的。民族的倫理，和民主的倫理，是相通貫的。

民主政治，是到目前為止一種比較優良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。合於民主的思想、觀念、態度、風範、言論及行為，是比較可取的。從倫理的觀點來看，也是合於道德的。反之，所有反民主的思想言行，在道德上，都是錯誤而應予譴責的。

#### 四、倫理與科學

倫理和科學的目的及性質，是不盡相同的：倫理求善，科學求真。但二者都有助於人生的改善，都在促進人類的向上演化，並有密切的關係。

倫理和科學，都重實際。前者的身體力行和後者的實驗觀察，都不是空洞的教條或抽象的口號。在人際關係上，偽君子是令人討厭的。在求真

求知的過程中，假科學是應予排斥的。要判斷一個人是真君子、偽君子或真小人，必須考察其言行是否一致。要判斷一種科學是真的或假的，必須以事實為考驗的依據。所以求證是瞭解、衝判言行及科學知識的一個共通步驟。對於人、事及科學知識，如果沒有足夠的資料，是不容易正確地判斷的。從事實以推論行為的是非，從材料以判定知識的真假，亦即由實然以見應然，可免於武斷偏見及無的放矢。

倫理和科學，都須藉助於邏輯，倫理上有道德的推理（moral reasoning）<sup>(2)</sup>，科學上有邏輯的思維。其歷程近似，其原理相通。例如：甲行好事，因而被稱為好人。乙也行好事，也應該是好人（儘管他尚未被稱為好人）。又如依排中律，某甲這樣做，不是愚不可及，就是品德不良。而依照資料，某甲智力相當高，可見一定是品德不良。

對於是非善惡，應有清楚明白的辨別，才能取是捨非，從善去惡，才能做什麼像什麼，才能知道恰如其分地去扮演所擔任的角色，此為維持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所必需。所以儒家主張：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」。一個思想混亂、觀念模糊的人，做了壞事而不知其非，非加以處罰，不知悔改。

但道德的推理和科學的推理，不盡相同。例如說：此人誠實、仁慈、廉潔，所以是一個好人；但不能說，這一個皮球是圓的、有彈性的和皮製的，所以是紅色的。所以倫理現象及道德行為，雖可加以科學分析，但如以自然現象為比論，應特別小心，以免引喻失義。科學有助於人際關係的瞭解和群際關係的改善，以及生活法則的建立。但科學並非萬能，其效用是有限度的。

科學須以倫理為導航，以道德為基礎，而評估其效益；使它真能為人群服務，使人能役物而不役於物，善用科學而不濫用科學。科學知識的追求，可以要求價值的中立（Value neutrality），或免於價值干擾的自由（Value-free）。但其應用，既以人為對象，則不能沒有取捨的評斷和從遠的衡量，使其功效為最大，弊害為最小。科學家要忠於知識，忠於真理，更須忠於自己的國家民族。一個不能明辨是非和敵友的科學

家，無論造詣如何精深，成就如何輝煌，也是不足貴和不足取的。

## 五、民主與科學

民主與科學的關係，可從民主對於科學的影響，及科學對於民主的作用兩方面來看。

### 民主對於科學的影響，有左列六項：

(1) 民主政治，是培植和發展科學的環境。民主國家大都保障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研究、言論、講學、著作、出版等自由。其次，民主政府引進許多科學家到政府各部門工作，一方面造成專家政治；一方面使得學術與政治，密切地結合。從而使科學家有志願報效國家的機會，伸展學以致用的抱負。

(2) 在現代民主社會中，大眾媒介已廣泛地、深刻地，侵入到人民生活的各方面了；也成了知識的一項泉源；並成為科學家自由發表其研究心得及真知灼見的重要園地。大眾需要聽取專家的高見，專家也樂於自由提供其意見，從而促起其研究的興趣。

(3) 在民主的社會中，科學家可以自由交換學術的意見，相互討論、辯難和啟發，產生「腦激盪」（brain-storming）的作用。

(4) 民主政治容忍異議和批評。此種精神，有助於科學的發展。無論民主和科學，都承認知識來自經驗，而非來自權威。而求取知識，是一種無止境地探索、檢證和糾正錯誤的過程。而無論在民主歷程中或在科學討論中，參與者在未得結論之前，都可自由地暢所欲言，表示其研究心得和意見。

(5) 民主政治的問題，大都不易有最後的解決；科學知識也不承認有最後的絕對真理。因此，無論民主和科學，都得接受或然性（probability）。其態度正如英國已故哲學家羅素所說的，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不說：「這是真的」，却說：「我倒以為在目前情況之下，此種意見大概是最好的」<sup>(3)</sup>。

(6) 民主政治是人道的政治。它尊重人權，而不殘害生靈。因此，民主國家除非為了抵禦侵略，保障生存，及維持和平，否則不會主動地發動戰

爭；尤其不願發動具有重大毀滅性的核子戰爭。民主國家的當政者和科學家一致認定，科學是爲了造福人群，不是爲了爲禍人群；所以科學應用在國防上和軍事上，也不是爲了侵略他國或毀滅人類。

次就科學對於民主的作用來說，有左列五點論證：

其一，經濟問題或民生問題的解決，爲民主政治的主要條件。科學的發展，有助於經濟的發展，和民生的改善，從而有助於民主基礎的奠定。實際上，當代比較有成就的民主國家，如英、美、瑞士、澳大利等，其科學都相當發達，其經濟發展並已進入開發國家，其民生問題大都已經獲得相當的解決，所以其民主政治推進起來，也比較容易而無經濟上的後顧之憂。

其二，科學有助於大衆傳播事業的發達，使意見溝通容易，上情下宣及下情上達均無阻礙，容易造成開放的政治和開放的社會。民主政治就是開放的政治；民主社會就是開放的社會。

其三，由於科學發達，民智日開，現代民主國家的民衆，已非三國時代的阿斗所能相比。他們已能判斷何爲最好和最壞的政體而作明智的取捨；知道何爲最佳和最劣的政策而作可靠的選擇；瞭解何人是賢能及何人是愚不肖而決定選投的意向。

現代科學教育發達的結果，人民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，大爲增進了。

他們大都理解：一種政制或是民主的，或是不民主的，二者必居其一。共產國家儘管打著「人民民主」的旗號，其憲法所規定人民的自由權利，儘管應有盡有，但仍然不能算是民主國家，其政制也不是民主政制。

其四，科學有助於民主歷程的遂行。在廣土衆民的國家，各種全國性的選舉，諸如競選、投票和計票，大都藉助於科學的設備或器械（如電視、廣播、報刊、電腦等）。至於議會的表決，亦大都使用表決器，以代替人工計數。使用機器，不但快速，而且準確。

其五，民主政治，程序迂緩、效率不高之弊，早爲識者所批評。所以必須以科學管理，辦理衆人之事及行政工作，以提高行政效率。

## 六、倫理、民主、科學本乎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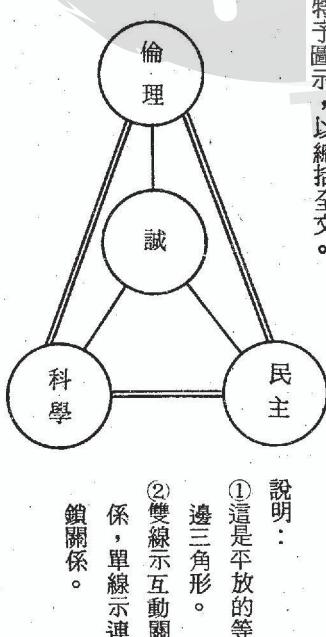
倫理、民主和科學，可說是三位一體的。「一體」便是一個「誠」字。誠者，真實無偽之意。由於誠，才能面對現實，接受挑戰；才不致於爾虞我詐，面從背違，也才能這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古人所謂「不誠無物」。如果自欺欺人，則人際及群際關係即不免同床異夢，離心離德；如果虛驕辯飾，而不脚踏實地，心誠求之，如何可以獲致科學的真知？如果誇

張狡僞，而不開誠佈公，即使善用手段如尼克森者，亦不免於被迫下台的悲劇。可見無論倫理、民主和科學，皆以誠爲本。誠則成，不誠則敗。可見誠是倫理、民主、科學共通的本質，和中心的德性。

其次，蔣總統在「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實行程序」中說過：革命的原動力，「分開來說，就是智、仁、勇三個字。合攏來說，就是一個『誠』字。」並認爲「整個『誠』字的意義，則是『擇善固執，貫徹始終』的意思。」這和筆者上面所說，不無相通之處。倫理、民主、科學，無不以「誠」爲原動力，亦無不需要「擇善固執，貫徹始終」。戴季陶先生也說：「天下之達道三，民族也、民權也、民生也。所以行之者三，智也、仁也、勇也。智（勇）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一者何？誠也。誠也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」（「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」）。

效仿套戴氏的話說：「天下之達道三，民族也，民權也，民生也。民族主義之本質，倫理也；民權主義之本質，民主也；民生主義之本質，科學也。倫理、民主、科學，天下之達德也。所以行之及一以貫之者，誠也。誠者眞實無僞，擇善固執，貫徹始終也。」

最後，特予圖示，以總括全文。



① H. B. Mayo, *An Introduction to Democratic Theory* (N.Y. 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60), p. 188.

② K. Nielsen, "Ethics, Problems of", Paul Edwards, ed; *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* (N.Y. : Free Press, 1967), 3: 13 off.

③ W. Ebenstein, *Today's Isms* (N.Y. : Prentice Hall, 1961), p. 129.